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澳门纪事

18、19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

MACAU ACCOUNTS

Three Frenchmen's Observations
in 18 & 19 Centuries

许平 陆意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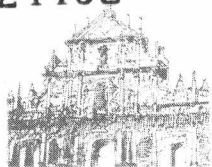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4432

K296. 59

10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澳门纪事

18、19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

MACAU ACCOUNTS

Three Frenchmen's Observations

in 18 & 19 Centuries

许平 陆意等 / 著



K296.59
10



北航

C16318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纪事: 18、19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 / 许平,
陆意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4275 - 4

I. ①澳… II. ①许… ②陆… III. ①澳门 - 地方史 -
18 世纪 ~ 19 世纪 IV. ①K29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2939 号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澳门纪事: 18、19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

著 者 / 许 平 陆 意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有江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2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245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275 - 4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全球史与澳门

钱乘旦

本系列研究包括两个主题，一是“全球史”，二是“澳门”，这两个主题都不新鲜，但把二者对接起来进行研究结果会怎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全球史”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在中国也早就成为人们熟悉的话语。但什么是“全球史”？仍旧需要简单地阐述。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绝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他非常推崇 R. F. 韦尔的说法：当人们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时，“历史学便成为对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这种历史叫“世界史”（world history）。^①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说：“交流的网络支撑了每一个社会群体，也渗透全球一切语言与文化的疆界；专注于这个网络，就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我们独一无二的历史。”^② 他认为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57、258页。

② William McNeill, “An Emerging Consensus About World History?” 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10/041.html.

交往与互动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他把它称为“整体史”（ecumenical history）。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说：“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 and 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① 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

无论“世界史”“整体史”还是“全球史”，其表达的内涵实际上是一样的，^②就是把世界作为整体的对象，写各地区、各文明、各种群、各群体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如王晴佳所说：“全球史强调文明、区域和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全球史的写作是要为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③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全球史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虚幻的想象。相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做“国家”的历史，而把历史研究置于“国家”的框架之内，所有课题似乎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超国家”和“超地区”的问题似乎不可想象。^④但“超国家”和“超地区”的历史确实是存

①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10页。

② 有一些学者分析了三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在此不赘述。

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45页。

④ 如果有“超国家”的课题，那也只是在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这样的领域，其他历史都被纳入“国家”框架内了。

在的，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的进展表明：这一类事例大量发生过，而且继续在发生。然而在过去，它们几乎完全被忘记，或者没有被意识到。^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洲的发现给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比如粮食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引起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对世界很多地区的经济、政治发生影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历史过程，造成制度和机制的演变。这些演变如果只放在“国家”的框架中加以研究，那么“国内的”原因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可是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类似例子其实很多，“蝴蝶效应”^② 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可能造成超出其地域范围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以“国家”为框架的历史研究中被埋没了，“全球史”则要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由此看来，“全球史”并非只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观”；它既是方法，也是史观，并且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我们一般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③ 和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④ 看做全球史的起点；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卷中，把它们说成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

① 相关的情况我曾在《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中有过介绍，见《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② “蝴蝶效应”是说某地方一只蝴蝶拍动翅膀，都可能在远方的喜马拉雅山上引起反响。

③ W.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67.

④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包括两部分，上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70，下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66。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两卷同时推出称《全球通史》，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英文第7版重新翻译出版。

试中”最有影响的两本书。^① 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打破自启蒙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以“国家”为基础的编纂体系，尽可能抛弃西方中心论，而把“世界”作为历史写作的对象，强调各文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轰动。

此后，全球史的观点慢慢扩大影响，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更多的人开始用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探讨历史问题，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95年和2000年，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定为大会主题，引起全世界历史学家的普遍注意。国际历史学界已成立专业性的全球史学术研究团体，也出版全球史专门学术刊物，如本特利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一时间，全球史在西方学术界形成风气，许多人都以做全球史为时髦。

国内学术界在2000年左右开始注意全球史，有一些文章发表，介绍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② 这以后的几年中，随着知识的传播，全球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悉，最终也有人开始尝试用全球史的方法研究一些问题。^③ 首都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首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2011年夏，以全球史为主旨的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与首都师大合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5-246页。

② 我所查到的最早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包括：钱乘旦《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王林聪《略论“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挑战与束缚》，《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陈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上发表的专题研究有：何平《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初期欧亚大陆的科学和艺术交流》；刘健《区域性“世界体系”视野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赵婧《葡萄牙帝国对印度洋贸易体系的影响》。

作，在北京召开第20届年会，有数百名中外学者参加。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历史学界之于全球史，迄今仍停留在介绍阶段，真正用全球史来做研究的成果少而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很奇怪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也许归根究底，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全球史是什么及怎么做仍感陌生，甚为茫然；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大家对全球史的意义还是未理解，没有看出它对以往历史研究的空白方面所具有的填补作用。因此，相对于国际学术界，国内的全球史仍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真正拿出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下面谈第二个主题：澳门。

澳门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区，如果不是15世纪中叶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些事件，至今它都会和它周边的广阔地域一样，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海角，不会那样引人注目。

澳门史研究澳门的历史，澳门史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从15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了葡萄牙在远东的立足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澳门史研究和一般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它有三个支脉：1) 中国的澳门史研究，2)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3)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

中国的澳门史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若不算县志，最早的文献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① 但真正的研究要到20世纪才开始，起初集中在粤澳划界问题上，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方面，1911年出版的《澳门历史沿革》可能是第一部“澳门通史”。然而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澳门史研究并没有很大进展，1900—1979年，只有27种与澳门史相关的图书出现，其中有一些没有学术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澳门史研究迅速发展，据统计，1980—2005年，共出版澳门史著作218种，其中包括通史、专著、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州萃经堂，1751。

普及读物、档案集等，^① 可说进入大繁荣时期。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从19世纪中期以后经久不衰，按吴志良博士的说法，其中重要者有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史初探》（1888），徐萨斯（Montalto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1902），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1927），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16卷，1940 - 1979），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1946），白乐嘉（J. M. Braga）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1949），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1954）等，^② 其中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葡萄牙的澳门研究比较集中于澳门的葡人群体，比如他们的政治治理、经济活动等。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首开先河，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澳门史著述问世，其中以英国、荷兰和德国为多。

总体而言，澳门史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把澳门史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中国史的一个部分（澳门地方史）；一类把澳门史放在葡萄牙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葡萄牙史的一个部分（海外领地史）。中国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可能二者兼有之，但会偏向于第二类。除此之外偶或可见一些视野更宽阔的作品，比如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 - 19世纪澳门至马尼拉的商业航线》（1987），但这种情况极为稀少。

以上两类研究都放在国别史视野下，除这两种视野外，是否还有其他视野？是否可以把澳门史放在“世界”的视野下进行观

① 相关统计数字可参见王国强《澳门历史研究之中文书目》，《澳门史新编》第4册，澳门基金会，2008，第12章。

② 详情见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第4页。

察？16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就处在新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交接点上，它连接了欧洲海上贸易网和中国陆上贸易网两大贸易体系，起着东西方文化社会对冲与沟通的作用，中西文明最早在这里接触，并开始博弈。因此澳门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而澳门的历史也就有了第三个背景，并且是更大的背景，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门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就一定能发现一个新的澳门，即世界历史中的澳门。换一个方向说：如果把澳门作为观察世界史的窗口，那么世界历史也会呈现出新面孔。于是，我们设计了“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系列课题方案，其目标是：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

大约十年前，我和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到澳门历史，我们都觉得澳门历史很特别，它既属于中国史，又属于世界史，澳门在近代以后的世界上也有过特别的作用，它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因此澳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这样看待澳门，我们就觉得澳门的历史需要用一种新的框架来研究，什么样的框架呢？就是全球史框架。

全球史在当时刚刚被国人所接触，在国外也兴盛不久。全球史明显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在发展的机遇期上，它在观点、方法、视野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尝试。那一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用全球史来做澳门史，一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两年后，我们的设想付诸实行，我们确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课题：“15-18世纪澳门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史”。这是本套书中第一个子课题。

再过一两年，澳门科技大学许敖敖校长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我去看望他，他当时在考虑如何推进学校的学术研究，希望

能做出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工作。我向他叙述澳门与全球史的关系，他听得很认真，尽管他是天文学家，与文科接触不多，但他非常敏感，很快就意识到课题与思路的超前性。当时他说他会回去想一想，想好了与我联系。不久，他就告诉我已决定要做一套全球史，一方面是追回澳门的国际地位，把遗忘的历史找回来；另一方面要推动一个新学科，让全球史也在中国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判断特别敏锐，他认识到文科和理科其实一样，要走学科前沿，才有发展空间。

这样，在2008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共设11个子课题，现在，这11个子课题都可以问世了。回想项目研究的三年多时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许敖敖校长始终在亲自过问项目的进展，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澳科大开研讨会，每次开会，许校长都从头听到尾，尽管他对历史的细节并不熟悉，但他对把握全球史的理念却紧抓不放——书必须做成全球史，这是他始终不渝的要求。

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尽管作者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以及如何做全球史，确实心中无数。但一定要把这套书做成全球史，又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全球史，不断地讨论，相互交流，探讨每一个子课题怎样才能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下。这些讨论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帮助，大家都感到：通过做这套书，自身得到很大提高。

尽管如此，各书之间还是有差异，对全球史的把握各有不同，有些把握得好一点，有些则略显弱。但所有作者都是尽心尽力做这件事的，而且都努力把书做成全球史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史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开始改变这个局面。

目录

CONTENTS

绪 论 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1
一 向往东方	2
二 东方之光	8
三 他山之石	16
四 话语与权力	23
 第一篇 “东方主义”遭遇“西方主义”	
——夏尔勒·贡斯当在澳广两地的中国观察	31
一 终生不解的中国情结	35
二 家族档案与家族	45
三 礼仪规矩与社会次序	53
四 官行贸易与政治潜规则	63
五 文明中国之“科技”缺憾	73
六 “差序包容”与“主权平等”	83
七 “休斯女士”号商船事件	97
八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104
九 结语	115

第二篇 通过澳门看中国

——画家博尔热的中国印象	121
一 画家博尔热的中国影像	122
二 旅行家博尔热的中国印象	140
三 结语	175

第三篇 不再神奇的中国

——埃及尔的澳门掠影与中国认识	185
一 导入	185
二 埃及尔生平	192
三 1844 年埃及尔笔下的中国印象	199
四 1844 年埃及尔摄影机下的澳门和广州	229
五 1862 年埃及尔对中国的再思考	239
六 结语	247

结 语 欧洲精神与中国认识	277
---------------------	-----

后 记	288
-----------	-----

绪 论

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纵然火炬烧尽，只剩下一堆可供纪念的灰烬。可是永远的光辉会再次照耀东方，人类历史起源的东方。

——泰戈尔

有史以来，在欧洲人关于东方的认识和表述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东方认识。一种是肯定性的、令人向往的东方认识；另一种是否定性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认识。直至18世纪中叶以前，在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中，肯定的因素占主导：希腊神话中的东方伊甸园，波斯帝国的财富和美女，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神秘、浪漫，乃至黄金、香料遍地的印度和中国，都在欧洲人的东方想象和东方认识之中。但是，当西方人靠着对东方的向往，走向世界，又借助对东方文明的想象和自我批判，实现其自身向现代跨越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神秘、富庶和优雅的东方变成停滞、愚昧和野蛮的东方，肯定的、景仰的东方认识被否定的、批判的东方认识所取代，萨义德称之为具有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①应运而生。这种变化是在

① 1978年，以色列学者萨义德发表了《东方主义》（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察中存在一种预设的态度，他称之为“东方主义”。其主要含义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在观察东方的时候，总是戴着西方优越的有色眼镜。在他们的视野中，东西方之间文明和文化的差异，变成了预设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东方也就成了西方先进与优越的参照物——落后并低劣的代表。这里借鉴“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表述欧洲人的东方认识。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发生的，它的发生与发展与欧洲建立“欧洲对东方的霸权”的世界体系同步。

欧洲人的东方认识不仅是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如福柯所说，“文化内于权力”。权力以知识的面貌出现，知识的运用又体现了权力的使用。肯定的东方主义向否定的东方主义的转化，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时期的历史进步与停滞，内含着权力的变化和力量的博弈。因此，解读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及其变化，不仅可以理解“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动力，而且还能够考量东西方关系演变的更深邃内涵。

一 向往东方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

——萨义德

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由来已久。

公元前 334 - 前 325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南伐，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的疆域广阔的国家。他所向无敌的战矛一直指向欧洲的东方——波斯、埃及，及至印度。打到印度河畔后，他还打算继续东进，因为其下属厌战，坚决反对，才不得不西归。他不断东征，不仅有战略考虑，还有文化向往。因为在他年幼时读过无数次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传说中，东方美丽而富饶，东方是力量的中心。对征战者亚历山大大帝来说，东方代表了财富和权力，是令人神往、意欲征服的地方。恰恰是亚历山大带着东方梦想而实现的跨越欧亚非大陆的军事征服，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

洲的一次大融合。亚历山大的东征把希腊的影响远播到了中亚和印度，东方的思想元素也被带回希腊世界，促进了欧亚地区民族和文明的交往和发展。因此，两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这位亚里士多德弟子的精神比作碧空中的一轮皓月，把最灿烂的光辉传给了后世。

欧洲人的东方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文化形象。在地理上，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有一个逐渐向东的过程。古代希腊人把强大的东方邻国波斯帝国看做是东方，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把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认作是东方，直到地理大发现前后，欧洲人的东方认识才延伸到了印度、中国和日本。

欧洲人东方地理概念的向东扩展，还伴随着他们东方认识的变化。

在希腊神话的传说中，东方是想象中的异域空间，广阔而神秘，浩浩渺渺，烟波荡荡。在东方的尽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反抗众神之父宙斯的提坦神就居住在那儿。那时，欧洲的东方印象模糊不清。希腊时期，中国的丝绸传到西欧，于是便有了用树上长出的羊毛织成丝绸的传说。希腊的作家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后来英文是 silk。塞里斯处于陆地的最东端，是一个从树上采摘羊毛的富庶国度，那里的人们“向树木喷水而冲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两道工序”。^①公元3世纪左右，希腊人又这样描述：“塞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他们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洁，舒适卫生，天空不常见雾，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

①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第10页。

其中，仰不见天。”^① 那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国度。此后，在古罗马时期兴起的基督教教义中，中国虽然是异教徒的世界，但那里的国家法律和人们道德都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是大洪水到来之前的东方伊甸园。可见，这时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就已经附加了西方人的理想。

直至大航海之前的很长时间内，无论是在地理概念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波斯、埃及，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欧洲人东方想象的核心。美女如云，醇酒似水，宫殿华丽，变幻莫测的波斯古国；神秘的金字塔和法老，夕阳下交相辉映的萨拉丁的城堡、清真寺，还有蜿蜒流淌的尼罗河，都是让西方人着迷又向往的东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传到欧洲。这个收集了中近东地区波斯、埃及、阿巴斯王朝，还有印度民间故事的故事集，更加丰富了欧洲人的东方想象。哈里发每天晚上娶一个妻子，第二天早上把她杀掉；宰相的女儿为了拯救千千万万的女人，每天晚上给哈里发讲一个故事，终于阻止了进一步杀戮，并形成这本故事集。在西方人看来，这故事本身就极具东方韵味——神秘而浪漫，放荡而邪恶，奢华又色情，果敢又残暴。

10 世纪左右，在欧洲人眼中东方的代表阿拉伯世界走在欧洲的前面。阿拉伯世界地处西方之东，东方之西，地域辽阔，幅员广大，经济多元，特别适合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融。阿拉伯文化对欧洲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巴格达城是当时著名的科学文化中心，波斯、希腊、犹太和阿拉伯等各种文化在这里相遇、交流。这里成立一个学府，专门翻译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梵文的哲学、文学和科学著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翻译和保存。阿拉伯人汲取了东西方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台北：世界书局，1983，第 69 - 70 页。